

〔法〕蒙田 著 正歌◎译

心灵的歌吟

☐ 独立思考 ☐ 真理和谎言的界限 ☐ 逃避显赫 ☐ 极端的相近

☐ 表象与本质 ☐ 哲人的智慧 ☐ 向真理缴械

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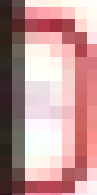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心

的歌吟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



心灵的歌吟

[法] 蒙田 著 正歌◎译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心灵的歌吟 / (法) 蒙田 (Montaigne, M.E.) 著; 正歌译. —喀什: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2004.10

ISBN 7-5373-1313-X

I .心... II.①蒙... ②正... III.蒙田, M.E (1533~1592) —哲学思想
IV.B503.9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06574 号

心灵的歌吟 (法) 蒙田 著 正歌 译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印 刷: 北京毕诚彩印厂

版 次: 2004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00×1000 毫米 1/16 印张 13

字 数: 200 千字

ISBN 7-5373-1313-X 定价: 20.00 元

编者的话

米歇尔·德·蒙田是16世纪法国文艺复兴之后最重要的人文主义思想家、散文家。其散文主要是哲学随笔。这些随笔开创了随笔式文学的先河，具有丰富的知识和思想内涵，被称为“生活的学问”，享有“思想宝库”的美誉，在法国文学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蒙田随笔》与《培根人生论》、《帕斯卡尔思想录》一同被誉为欧洲近代哲理散文的三大经典。

蒙田1533年2月28日出生于多尔多涅的蒙泰涅堡。1592年9月13日逝于波尔多。他从小入教会学校学习，熟谙拉丁语和希腊语，后专修法律。1554年起任法院顾问等职达15年之久。辞官还乡后，潜心读书并经常外出旅行，随手撰写了很多读书心得及旅游见闻。1580年《随笔集》第一、第二卷出版。1588年第三卷问世。1595年经他修订的《随笔集》定本出版。身后200年，他游历意大利期间的日记手稿被发现，以《旅行日记》为名出版。《随笔集》充分表达了蒙田的怀疑论哲学思想，提出“我知道什么”这句名言，认为“只有怀疑才能判断和论定”，对当时的迷信、偏见、巫术予以了否定。

蒙田的哲学随笔对许多后世的思想家，如狄德罗、尼采等都产生有一定的影响。而他的相对论、怀疑论及自我研究的方案也影响了后世的笛卡尔、巴斯卡、卢梭等著名思想家。

蒙田的随笔尽涉人生重大课题，如教育、死亡、真理、友谊、爱情等，其中教育问题占有重要位置。他所关心的这些问题，时至今日仍不得不关心。因此，我们很容易把他视做一位可以和我们一同深入讨论的现代人。





对古人的广征博引使他的文章生动有趣。他的行文“如水银泻地，飘忽不定，变化多彩，摈弃了当时颇为流行的华丽堆砌的写作手法，直接采用单线条的咏叹与勾勒，陈述自己对于自身个体、人类生活方式与现实世界等问题的思考，循序渐进地将读者引入一泓恬淡清澈的湖水之中”。德得尔曾评价蒙田说：“他善于像哲人那样讲话，像朋友那样谈心。”

福楼拜在回复一个心情抑郁的女友的来信时写道：“你问我读什么书好，读蒙田吧……他能使你平静……”的确，在这个充满物欲、精神缺失的时代里，阅读蒙田的随笔，或可让追求心灵独立的你找到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

目录

XINLINGDEGEYIN

- 1/ 独立思想
- 7/ 第二种交往
- 12/ 自由的心灵
- 18/ 抑制的狂热
- 23/ 淡化荣誉
- 25/ 安排的命运
- 28/ 真理和谎言的界限
- 30/ 体面的死亡
- 34/ 逃避显赫
- 38/ 直面死亡（一）
- 44/ 直面死亡（二）
- 50/ 痛苦和快乐
- 58/ 极端的相近
- 61/ 神圣的祈祷
- 67/ 姓名的荣耀
- 71/ 面子和荣誉
- 76/ 享受上帝的赠予
- 80/ 公平的智慧
- 84/ 表象与本质
- 89/ 良心与信仰
- 94/ 荣誉与美德
- 101/ 崇拜
- 106/ 忧伤的表现





- 108/ 想象的魅力
- 112/ 记忆力与谎言
- 116/ 友谊
- 122/ 哲人的智慧
- 128/ 读书
- 135/ 求知与理性
- 139/ 圣洁的思想
- 143/ 健康与习惯
- 147/ 享用生命
- 151/ 美好的普通人生
- 155/ 向真理缴械
- 160/ 幸运与才能
- 164/ 评判与自负
- 168/ 教育与方法
- 173/ 生活的艺术
- 180/ 健全的心灵
- 183/ 善良与智慧
- 188/ 一种来自上天的智慧
- 190/ 迷人的游戏

独立思想



我呈献给读者的是一个人的普通的人生。
道德哲学适用于大人物的辉煌生活，也适用于普通人的平常生活，应该承认，每个人都是整个人类社会状况的缩影。

许许多多的作家，都喜欢向人们展示自己的非凡之处，我是一个向公众展示最普通、最真实自我形象的人，并不是以一个文学研究者、诗人或法学家与人们进行交流。如果人们抱怨我过多地谈论自己，那么，我认为这是错误的，这些有怨气的人没有独立思考的思想。

我说过了，一个有独立思想的人，并不想借此在社会上扬名，也并非要以我的相当柔弱的气质，在这个极其重视形式和技巧的世界上，创造一种朴素天然、不加文饰的效果。

有许多人认为，创作一部作品，如果不讲求手法、技巧，这无异于造一堵不用石头的高墙。音乐作品的构思要靠技巧，我的作品的构思靠的全是个人的兴趣。在文学领域内，至少还没有人像我这样对描写的客体有这样透彻的认识；从没有一个作家

对其写作题材钻研得如此之深，对题材的各部分剖析得这样细致；也还没有人能比我更准确、更完全地达到作者为自己的作品下的目标。为了使作品更加完美，我追求忠实，可以说，它的确是忠实的，忠实就是一种真诚。

书中我的言论都是实话实说，虽说这并不是我想说的一切，却是我敢说的一切。

我敢说，我的作品和我本人的格调是一致的。对别人，人们可能撇开作者去推崇或指责他的作品，但对我却不是这样的。你们读我的书，就是在阅读我本人。

如果你想评价我的书，但不了解我，你就不可能谈出什么好的意思来，你这种损失要比我的损失大。谁真正理解了我的书的含义，那就是我的知音，我自己就满足了。我所认为的罪恶，不只是理性和自然所谴责的现象，还包括公众舆论所谴责的现象。虽说舆论是没有根据的谬论，但只要得到法律和习俗的认可，受舆论谴责的行为便有了罪恶性质。

人们做了好事，从自己内心来说，也会感到快乐无比，会感到很自豪。邪恶的灵魂也许感到没有什么，但那种怡然自得、称心满意的感觉，它是根本感受不到的。一个人如果能保证自己可以不受不良世风的影响，能对自己说：“即使一直审视到我的灵魂深处，也无法发现我有什么可以自责的地方，我从来没有给任何人造成过什么痛苦和烦恼，从来没有报复心，从来没有仇恨心理，从没有触犯过法律，从没有煽动过骚乱，从不食言。现在是世风日下，有人胡作非为，但我从不侵占别人的财产，而是自食其力，不论是在战乱时期，还是在太平时期，我都是一个十分尊重别人劳动和报酬的人。”这将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这种淳朴的快乐是对善行最大的也是最好的回报。

应该说把别人的赞扬认为是善意的回报，这并不准确。当今社会腐败问题很多，人们的赏识有时只是一种侮辱。你能根据谁的话来判别好坏呢？愿上帝保佑，我是不会去做我每天看到的那些被人赞扬的那种好人。

我的许多朋友有时也指责我，可能他们是主动这样做，也可能是在我的鼓励下这样做，我把这看成是朋友的关爱，对一个有教养的人来说，这种关爱包含的友谊远远超过朋友的其他帮助。说句真话，我认为他们的责备和褒扬中也有许多不合理的地方，如按他们的说法去做事，将会出现成



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局面。

我们这种很少出头露面的写书的人，内心应该有一个行为方式，以这种方式检查自己的行为，来决定自己是应该得意还是应该自责。我有我的法庭来审判自己，我经常求助于它，也很少去问别人。我从不以别人的看法来制约自己，只按自己的方式去理解这些看法的意义。

你是否懦弱、残忍呢？只有你自己才知道，别人是看不出来的。人们只能毫无把握地揣度你，他们看到的是你的外表而不是你的本质。不要因他们的结论而迷惑，要坚持自己的判决：应当运用自己的判断能力。

每个人都在演戏，你可以在人生舞台上扮演一个正人君子，但在内心，在什么也不会被人看见的地方，依然奉公守法，这便是达到了道德的极致。在自己家里和日常生活中能做到这样，也算是接近极致。

在自己家里是没有必要虚假的，比亚斯曾这样描绘他家庭的可喜景象：“一家之主，在社会上慑于法律和舆论怎样去为人处世，在家里也就怎样行事。”

阿热齐拉斯的习惯受到人们的崇敬，他旅途中总是投宿教堂，目的是将自己的举动置于民众和神明的目光下。某人在社会上有一定声誉，而他的妻子和佣人却看不出他有什么出众之处。

在我的家乡加斯科涅，当人们看到我的文章印成了书时，感到吃惊。离我的老家越远，我的名气越大，声望越高。在吉耶讷，我花钱请印刷商印我的书；在别处，印刷商花钱买我的书。有人在世时寂寂无名，死后却扬名四海，就是这个道理。我宁可少点荣誉，我投身社会是为了从中得到快乐，超出这个范围的东西，我是不会去做的。

攻占一个高地，率领一个团队，管理一个国家，这是很风光的行为。持家教子，金钱往来，结识朋友，表达爱憎，这虽都是平常小事，人人能做到的，但要表里如一，就不那么容易了。不管社会成见如何，我认为，过归隐生活的人比其他人肩负着同等的甚至更加艰辛的责任。亚里士多德说，平民百姓弘扬道德要比当官者难，但其功劳也更高。

我们准备去建功立业做大事，这常常是出于功名，不是出于良心。获得荣誉的最好办法是凭着自己的良心，去做能成就你一生的大事。我认为，亚历山大大帝在他那宏大辉煌的舞台上表现出的德操，并没有苏格拉底在默默无闻的活动中表现的德操那么伟大。





如果让苏格拉底处在亚历山大大帝的地位上，他将会是什么样呢？让亚历山大大帝处在苏格拉底的位置上又会是什么样？这些事都是无法设想的。如问前者，他能做什么，他会回答：“征服世界”。如问后者他能做什么，他会说：“按照自然规律过普通人的生活”。而后者是一门具有普遍意义、更合情理的生存之道。

人的价值不在于爬得多高，而在于品行端正；人的伟大不在于心有多高，而在于有节制、有分寸。有的人从内在品质来评判人，这种人不看重一个人在公共活动中闪耀出来的光环，认为那不过是从淤泥厚积的河底溅出来的水花。有些人以外表来判断人，他们无法断定一个人有什么样的内在气质，无法把人身上那些普通的、他们也有特质与另一些让他们赞扬的本质联系起来。

根据一个手艺人的穿着和他妻子的表现来想象这个手艺人的生活比较容易，而从一个高级法院院长的举止和才能来想象这个院长的生活就有多困难，因为这些人不可能过常人生活。

心灵邪恶的人有时受某种外界的影响会做一些好事；心灵高尚的人有时受某种外界的刺激会做一些坏事。

应当将一个人放在其家庭环境中进行评价，或者当他处于接近平静自然的状态时评价他。天生的性格特质通过教育和训练能得到提高，却几乎不会被改变。我年轻时见过一些人冲破与他们的天性相悖的教育，向好的或坏的方向发展。

我们不可能把本性连根除掉，只能遮盖它，隐藏它。拉丁语可以算作我的母语，我对它比对法语更精通。虽说四十年没用拉丁文，但当感情冲动时，我内心喊出的头几句话仍是拉丁文。

那些想用新观点来审查社会风气的人，只能改造社会的表面现象，其本质上的罪恶不能说他们在使之扩大和增加，至少是让它原封不动。

担心罪恶会扩大和增加是有理由的，人们停留于外表的、随意的改良，而往往放弃其他善举。人们放过了那些本质性的、内在的罪恶。看一看我们的经验：每个人——如果他审视自己——都会发现自己身上有一种固有的、占主导地位的存在方式，这种存在方式同教育及与它相抵触的风气进行斗争。

真正该谴责的——人类行动中常见的——是人们的堕落思想。

有些人，因为与罪恶有本质上的联系，罪恶成了习惯，他们已感觉不到它的丑恶；另一些人为自己的罪行内疚，但负疚感常被乐趣抵消，于是，他们容忍罪过，并且不惜付出一定的代价沉湎其中。那种为了一点微小的快乐而犯了大罪的情况是可以想象出来的。像顺手牵羊这类偶尔为之、不构成罪恶的行为是这样；像寻花问柳这样真正称得上罪过的行为也是这样。

我在阿马尼亚克一位亲戚那里认识了一个普通农民，人人都说他是个“窃贼”。他从小就以乞讨为生，他感到靠劳动吃饭是摆脱不了贫穷的，于是就做小偷。他青年时代是在偷窃中度过的，一直平安无事，他收获别人地里的谷物，行窃之地离他家很远，偷的量又大，人们很难想象一个人一夜间能用肩膀挑回那么多东西。现在他作为一个农民，也算得上是富翁了，当然这些都是靠他过去的偷窃积聚起来的。为了向上帝赎罪，他说自己现在每天忙于为那些被他偷过的人的后代做些善事，如果他做不完，就让他继承人去完成，按他给每个人造成的损失进行补偿。不管他讲的话是真是假，说明他对自己过去的偷窃行为有了懊悔之意。

应该承认，有一些罪行是经过多次内心斗争又多次重犯的，或者是由本质造成的，甚至已变成了职业，这种罪过在一个人的心里根植已久，怎么可能不得到他的理智和良心的允许呢？这个人所讲的悔恨，我是无法理解的。

当我用老年的眼光审视我年轻时的行为时，我做了我的能力范围内的事。毫不自夸地说，只要情况不变，我会一如既往。这不是一个污点，是我做人的准则。我不明白那种肤浅的、平庸的、做给人看的悔恨为何物，我理解的悔恨必须打动我的内心，如同上帝审视着我一样。

我如果遭到厄运，那只能怨自己，不能怨别人。除了礼节性的谦让，除了我需要向别人了解事实，我很少听取他人意见。

对那些只需运用自己的判断力的事，别人的道理能给我提供依据，却不能使我改变初衷。我礼貌地倾听别人讲述道理，但我只相信自己的准则。

我憎恨年龄带来的那种后悔。古人说：感谢年龄的增长使人摆脱了情欲的骚扰。我赞同这种看法。我永远不会感激无能给我的好处。“上帝不会如此仇视自己创造的作品，以至把软弱无能列入最美好的事物。”

人老了，欲望变得淡了，一种彻底的厌恶感攫住了心灵。这与自觉性没有什么关系，老年的抑郁寡欢与羸弱无力给我们打上了懦弱和病态的印记。我们不应当过分受身体自然衰退的影响，让判断力也跟着退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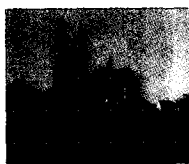
青春和欢乐并没有妨碍我在情欲里看到罪恶的影子，老年人的厌倦也不妨碍我在罪恶里看到情欲的影子。

虽说我身在其外，像过去身在其中一样看待情欲问题，当我猛力地、用心地摆脱它时，我才发现，理智并不比我在比较浪荡不羁的年代更坚强，随着年事增高，它已经弱化了。

如今，为了自己的健康，理智不让我寻欢作乐，但我仍感到很快乐，因为我表里如一，我是一个很独立的人。



第二种 交往



人的最大特点是能适应各种环境，将自己固定在单一的生活方式上，这是没有办法的事，这怎么说是生活呢？这只能说是为了生存。

只有那些多才多艺、善于交往的人才能赢得真正的幸福。

如果让我按我的生存方法培养自己，我就不会固守某一种生活方式，不管这种生活方式有多么吸引人，这是因为我不想依赖它。

生活是一种不均衡、不规则、形式多样的运动。总是在迁就自己，被自己的爱好牢牢束缚着，到了不能偏离，不敢扭转的地步，这不是做自我的主人，而是做自我的奴隶。

人最美好的行为方式正是那种最放松、最自然的行为方式，最好的工作是最不勉强的工作。“量力而行”是苏格拉底最喜欢的一句话，这是一句内涵丰富的话。这是一条规劝人们愿望必须与能力相符的箴言。

应当将自己的愿望引向那些最容易得到，并且与自己的能力最接近的事情上去。如果我不去和许



多与我的命运息息相关，并且是我不能缺少的人和平共处，却一心要去高攀我的交往能力达不到的一两个人，或者异想天开地追求那些我无法得到的东西，难道不能说这是一种愚蠢的行为吗？我生性懒惰，任何形式的尖刻和粗暴都与我的性情相反，这就使我免受妒忌和敌意的困扰与威胁。

我不敢说我是一个受人爱戴的人物，但我敢说从来没有人比我更有理由不被人仇恨。获得世上少有的甘霖般的友谊，是我说的第一种交往。

我如饥似渴地寻求志同道合的朋友，十分珍重这种交情。自己禁不住眷恋这种友情，也给和我交往的人留下深刻印象。

我曾经多次体验过这样的幸福。

对泛泛之交，我却有点疏远冷漠，我的言谈举止不像张满的风帆充分展开就会不自然。我年轻时，命运已让我习惯于品味那独一无二、完美无缺的友谊。古人那句“相伴并非友谊，患难才是知己”的箴言对我影响很大。我很难做到“逢人只说三分话”，“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我也无法遵从人们的训诫：和那许多不完美的朋友交谈时，要小心谨慎，多存戒备。

我知道，谁要像我一样，把享受生活的恩惠作为生活的目的，就应当像躲避瘟疫一样避开性情的乖戾和挑剔。我赞赏多层面性格的人，这种人能张能弛，能上能下。不管命运把他摆在哪里，他都能随遇而安。他能同邻里聊他的房子、他和别人的纠纷，能和一个木匠或花匠成为好友。

我羡慕有些人，他们能使仆役感到可亲可近，还能以适合下人的方式与他们谈话。别人琢磨如何使自己的思想显得空灵和高深，我努力使自己的思想浅近平实。拔高和夸大是没有什么好处的。

我发现，有学问的人往往在这一点上失败。

我的性格是适合交际的。我感情外露，使人一目了然，我也乐于交友。我喜爱鼓吹，是为了释放情感和思想，不是为了限制和紧缩我的脚步；是为了摒弃外来的诱惑，躲避束缚和强制，并非躲避人群。

说真心话，局部的独处更能把我朝外部世界推进。

我常常在独处时，考虑国家大事，关注世界问题。在一大堆人面前，我把自己挤压和约束在躯壳里，人群把我推向我自己。在肃穆、拘谨的场所，我的言谈特别轻松、随便、富有特色。我并不认为人们的荒唐之举可笑，因为其中包含了许多人生哲理。

从性格来说，我并不厌恶学校的喧闹，我曾在那里度过人生的一段美好时光，而且总是愉快地加入同学的聚会。我性格上的疏懒，注定使我爱恋清静，甚至在我的居所，在我那人口众多、来客频繁的家里也是这样的。

我一直在寻找能亲近的人，那种被称作正派而聪敏的人。看到这样的人就使我不想见其他的人。这种人在社会上凤毛麟角，他们的正派、聪明主要是天性造成的。和他们交往是为了亲密相处，谈天说地，是为了交流思想。

我们在一起交谈时，话题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谈话没有负担，不做深奥而是富有情趣，优雅得体，充满了人与人之间的友情。

我们的思想并非只在讨论重大话题时才表现出它的特性，在私人交谈中同样能表现。我能从朋友的微笑中了解他们，有时在餐桌上比在会议上更能洞察他们。

与美丽正派的女性相处是第二种交往。

我认为，和女性交往时精神上的享受不及在前一种交往中那样强烈，但感官的享受——在这种交往中感官参与得更多——使它几乎和前一种一样令人快乐无比。当然，和女性交往时我们必须有所戒备，尤其对那些易受肉体冲动影响的人更应小心。

我年轻的时候，曾吃过肉体冲动的苦头。据诗人们说，这种冲动会发生在那些放任自流、约束能力差、判断力不强的人身上。

在男欢女爱上投入太多的精力，这是一种荒唐之举。如果缺乏爱情基础，只是逢场作戏，迫于年龄和习俗的要求，扮演一次大家都演过的角色，不投入自己的感情，这就是一种懦夫行为。就像一个人因害怕危险而放弃自己的荣誉、利益或欢乐。坚信这种做法的人，是不希望从中得到什么美满结果的。

命运之神有时会格外恩宠一些女人的外表。没有一个女人——即使她长得相当丑——是不想讨男人喜欢的；没有一个女人不显示她的年轻，或她的笑容、身姿。没有一点长处的丑女如同没有一点短处的美女一样，在这个世界上是根本没有的。

我认为没有丘比特就没有维纳斯，犹如没有孩子就没有母爱一样，二者的本质是互相归属、互相依存的。欺骗行为的恶果必将由欺骗者自己吞

